

新政府積極作為展新風

何子文

港事 講場

日前，李家超首次以行政長官身份出席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會，回答議員提問並公布未來施政方向，當中提出了多項新猷，包括設立解決民生問題的「四個工作組」、開設「特首政策組」、舉行司局級官員與議員的「前廳交流會」等。新一屆特區政府雖然只上任短短時日，但從近期的表現以至答問大會上的舉措，都顯示出政府的施政新風，既關注重視民生，亦具有較強的執行力，施政有方向、有目標、有問責，積極作為，務實創新。國家主席習近平七一重要講話提出「四點希望」，其中一點就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新一屆特區政府開局正體現出切實加強施政效率，提高治理水平的方向，為開啓良政善治新篇章奠下基礎。

新政府以解決問題為目標

在李家超首個答問大會上，議員發問圍繞房屋、抗疫、通關、創科、青年、環境衛生等領域，都是當前社會最關心的課題，也是香港的老大難問題，議員以及廣大市民都期望從李家超口中知悉新一屆政府的施政方向。對於社會關注的問題，李家超在會上作出了詳盡的回答，不但顯示出新一屆政府對民生的關注，更對解決各種民生問題有部署、有方法、有藍圖。李家超表示，新政府屬執行型政府，以解決問題為目標，在問題萌芽期便主導介入。針對處理跨代貧

窮、土地房屋供應、公營房屋項目和地區事務，李家超提出成立四個工作小組，分別由司局級官員帶領，他並要求局長下月呈交指定項目的指標，以了解項目進度，強調政府會務實有為，解市民所困。成立四個工作組是特區政府突破香港民生難題的主要抓手，通過高層次的小組，統籌政策、集中資源、提升協作，從而加快落實各項政策。香港的民生問題之所以是老大難，原因正在於各種問題都涉及盤根錯節的關係，涉及不同的政策範疇，以往個別政策局單打獨鬥已證明作用有限，李家超以「小組」破局，有利於統籌部門分工協作，集中力量，做出成績。

行政立法關係是香港良政善治基礎，李家超提出每月舉行立法會前廳交流會，令行政立法交流更規範及常態化，體現出新班子重視溝通，切實加強行政立法關係的務實作風。交流會目的不是一般的聯誼，而是就重要、敏感的政策預先與立法會議員溝通協商，既發揮解釋遊說的作用，也藉此聽取議員意見，進一步修改完善政策，以加快政策推動，也藉此加強與立法會的工作。

強化問責文化 顯現施政新風

至於設立「特首政策組」，作為行政長官的智囊機構，負責審視國際形勢變化，對接國家發展戰略，服務香港整體利益，協助行政長官為香港制訂長遠政

策。令到「特首政策組」的定位更高、格局更大、工作更聚焦，有助吸納各界精英，協助行政長官制訂香港長遠規劃，更好地對接國家戰略，協助特區政府更充分掌握民意，更好地推動施政。

李家超在答問大會上提出這三大新猷，令人耳目一新，顯示新一屆特區政府是一個實幹型的政府，一上任就馬不停蹄地開展施政，更體現李家超對於解決香港問題有方法、有計劃，既積極進取，又務實創新，針對特區政府施政固有的短板作出改革，有很強的操作性。李家超提出的施政新作為，充分顯示對團隊精神的高度重視，更特別提出了明確的落實時間，強化問責文化，顯現出施政新風。

習主席在「七一講話」中對香港未來發展提出了「四點希望」：着力提高治理水平、不斷增強發展動能、切實排解民生憂難、共同維護和諧穩定。習主席在講話中對每一點希望都講得相當具體，其中第一點就是着力提高治理水平，明確特區政府是「治理香港的第一責任人」，要承擔治理的主要責任，在落實上要按照德才兼備的標準選賢任能，廣泛吸納愛國愛港立場堅定、管治能力突出、熱心服務公眾的優秀人才進入政府。將提高治理水平放在首位，原因是不論解決香港民生難題以及推動香港發展，政府的治理能力都是根本。相信新一屆政府將按照習近平主席重要講話的精神，勇於務實創新、善於作為，為香港開新篇。

印太北約與東盟協約格格不入

鄭赤琰

名家 指點

美國總統拜登自上任以來，大力推動印度洋加上太平洋的「印太北約」，意圖結合印度、日本、澳洲與美國組成軍事與政治同盟，並公言這是針對中國展開「冷戰」。正如歐洲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針對前蘇聯展開「冷戰」，這個「印太北約」是用來圍堵中國的。

峰會有名無實

為了要拉攏東盟加入，拜登刻意在華盛頓召開一個美國與東盟的高峰會議，結果所得到的「聯合聲明」卻完全與「印太北約」沾不上邊，刻意避開涉及「印太北約」所要的議題，只談泛泛的投資與貿易合作。更令拜登難堪的是美國不懂得「東道主」的禮貌，竟然將客人分別對待。冷待緬甸與柬埔寨，令到兩國公開表示不悅。另外，時任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說將卸任而不出席，現任總統小馬可斯卻以未上任為由，拒不出席，只由杜特爾特派出一個層級不高的代表到會，顯然要叫拜登難堪。總之，所謂「東盟高峰」只是有名無實！

東盟如此刻意給美國難堪，這不是偶然，如果從「印太北約」與「東盟協約」的兩個不同宗旨來看，便可知雙方是沒法走在一起的。眾所周知，自1967年東盟成立時候，正是美國在越戰打得焦頭爛額的時候，當時東盟成員國之一的新加坡的總理李光耀便公開指出，美國必敗無疑。因此，當時東盟的五個創會成員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與菲律賓賓都力主東盟要堅持「中立」，不被任何外力利用，不與外力搞軍事結盟，甚至東盟內部也不搞軍事同盟，因此東盟協約堅持「經濟結盟」。總之，東盟協約主旨「只搞經濟，不搞政治，不搞軍事」。東盟成立時的1967年，印支三邦包括越南、柬埔寨與老撾，都直接或間接捲入美國主導的戰爭，而且打到生靈塗炭，看在東盟成員眼中，清楚知道要爭取東南亞的和平發展，一定不能被外力利用去打冷戰，尤其不能被美國利用。因為不想捲入越南戰爭，東盟對越戰保持中立，藉此等待戰爭結束後，可以取得印支三國的信任。越戰結束後也因為此為東盟創造了條件讓汶萊、印支三國，以及緬甸加入共十國。

堅持發展經濟

正是東盟協約堅持發展經濟，其包容性也就不受意識形態的約束，資本主義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國家，只要是來做貿易、搞投資、開發經濟的，一律歡迎。也正是因为如此，東盟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一路走來，非常合拍。隨着中國經濟實力不斷提升，中國/東盟的經貿關係已成為東盟的最大交易夥伴，甚至還和中國結合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夥伴」。更難得的是其包容性不受外力干預，例如奧巴馬出任美國總統期間，曾拋出「泛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企圖將東盟組織擴大到太平洋周邊國家，但言明把中國排除在外。美國意圖借打經濟牌來搞反華政治組織，東盟了然於心，不予支持，結果TPP也就跟着奧巴馬卸任而告消失。特朗普當美國總統期間，對華實行高入口稅的辦法企圖削弱中國經濟，結果不但沒打擊到中國外貿，反而因高入口稅而影響到東盟與美國的外貿，相對地中國與東盟的經貿逆勢而上，大大促進了雙方的貿易關係。由此看來，過去美國所有排他性的所謂經貿組織都沒法突破東盟的防線，拜登的「印太北約」指明要孤立中國，不受東盟接受，實屬正常。

更值得指出的是，東盟今天的區域經貿組織，在結合中國、日本與韓國成為「10+3」的規模已然成為世界最大的經貿區域組織，歐盟與北美的經貿實力已告「邊緣化」！任何單靠美國或英國、法國、德國個別勢力，是再也無法打破「10+3」的強大經貿實力，有了這個強大經貿實力，東盟豈會輕易讓拜登的「印太北約」牽着鼻子走呢？

由此可見，美國對東盟外交政策已遠遠脫離現實，變成了美國愛做的白日夢！

香港要在「一國兩制」下促進社會公平

文武

熱門 話題

回顧香港回歸祖國25年的歷程，「一國兩制」展現出巨大的優勢和強大的生命力，讓香港在過去25年來，得以克服種種困難，解決多次危機，保持繁榮穩定。展望未來，落實了「愛國者治港」之後，新一屆特區政府展現出新氣象，打開新局面，也讓社會各界對未來充滿期待。香港將會在總結過去25年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將「一國兩制」實踐推上新台階，在「一國兩制」下，發展好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

香港回歸祖國25年的歷程，證明「一國兩制」行得通、辦得到、得人心，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過去25年香港走過的路，也是對「一國兩制」不斷加深認識、不斷糾正錯誤的過程。對於「一國兩制」，香港社會一直存在認識不深刻、不準確的問題，甚至一直被一些錯誤的理解所誤導，更由此引發出許多問題，讓香港走了彎路，甚至出現危機。事實已證明，只有不忘初心、堅守住「一國兩制」，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和危機。

對於「一國兩制」存在的誤解主要有兩方面，一是未能準確理解「一國」和「兩制」關係，同時受到外國反華政治勢力的滲透干預，以及香港本地反中亂港勢力的阻擾破壞，意圖將香港引導至錯誤軌道，引發出多次重大的社會不穩定，教訓深刻。

2020年之後，中央果斷出手，制定了香港國安法，完善了香港選舉制度，糾正了香港社會存在的重大問題，打擊了破壞香港社會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反中亂港政治勢力，落實了「愛國者治港」原則，基本解決了這方面存在的問題。

另一個對「一國兩制」的誤解，是對香港資本主義的誤解。香港自從回歸以後，香港的資本主義就具有了「一國兩制」特色，香港要在「一國兩制」下發展資本主義，要讓香港經濟、社會、民生都能與時俱進地發展優化，促進社會和諧，讓市民大眾可以從中不斷累積獲得感和幸福感，增加對國民身份的認同及對國家的認同。

在「一國兩制」下發展資本主義，這是一項前所未有的社會實踐，它的複雜性、艱巨性遠遠超出人們的

預計，但香港在過去25年來，在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並不足夠，以致在經濟和社會發展方面，累積了許多問題，這些問題也變成阻礙香港發展、導致社會撕裂的重要原因。

政府在社會發展和治理方面，未能取得突破。政策上過於向資本傾斜，更長期受困於「小政府」的思維影響；在促進社會公平、促進均衡發展、建設和諧社會方面，沒有取得重大突破，以至一部分社會矛盾，經過一段較長時期的累積，逐步變得尖銳，阻礙了社會發展的步伐。

落實了「愛國者治港」原則之後，政治上存在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為新一屆特區政府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可以集中精力，思考如何在「一國兩制」下發展好具有香港特色的資本主義。其中包括，要解決壟斷問題，建立公平競爭的商業環境，也包括要解決土地等公共資源使用不公平，社會分配不公平，貧富分化日趨嚴重，醫療、教育存在的不公平，以及青年發展機會不公平等問題，促進社會公平，建立更完善、更和諧的社會關係，提升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

金磚合作唱響共同發展的時代強音

鄭岩

八面 來風

6月，習近平主席接連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並發表重要講話，闡釋了金磚合作機制的深刻內涵，總結了金磚國家合作的寶貴經驗，描繪了世界和平發展合作的美好前景，為推動金磚合作走深走實和全球發展邁向新時代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金磚合作開啓16年來，已發展成為全球多極化格局中的一股重要力量，成員國人口佔全球逾40%、經濟總量約佔全球25%、貿易總額約佔全球18%、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達50%，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無論是面對世界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還是面對全球安全挑戰和發展挫折，金磚國家始終凝心聚力，向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勇毅前行。類阻逆流，美美與共，踐行真正多邊主義。金磚國家來自不同大洲，傳承不同文化，實行不同制度，能夠走到一起開展交流合作，本身就是以實際行動抵制反全球化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的逆流。會晤期間，金磚國家共同發表《北京宣言》，堅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構建高品質夥伴關係，樹立國與國相處的典範；堅持公平正義、立己達人，就維護多邊主義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推動國際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發出共同聲音；堅持美美與

共、合作共贏，就引領全球發展、加強國際團結合作提出金磚主張。

聚焦發展，提質升級，一切為了人民福祉。金磚國家均為世界人口大國，始終把造福人民作為發展第一要務，加強對接發展戰略，共同應對疫後復蘇和經濟轉型帶來的挑戰。啓動「金磚國家疫苗研發中心」，搭建輻射發展中國家的聯合研發和生產綜合平台，助力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支持多邊貿易體制改革，加強貿易投資、可持續發展和供應鏈合作，為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作出新貢獻；促進科技創新和數字經濟合作，建立「金磚國家技術轉移中心網絡」，舉辦「可持續發展大數據論壇」，發出「製造業數字化轉型合作倡議」，達成「金磚國家數字經濟夥伴關係框架」，讓支撐新生產、新消費的技術革新惠及更多民眾。

直面挑戰，共克時艱，助力深化全球治理。當前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金磚國家在糧食安全、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諸多非傳統安全領域受到的威脅首當其衝，需要為完善全球治理發揮更大作用。會晤期間，金磚國家達成首份《金磚國家糧食安全合作戰略》，成立「農業農村發展論壇」，展現了對全球糧食安全治理的高度重視和投入。新聞發行人未來5年將為成員國提供300億美元資金支持，其中40%的資

金將用於減緩氣候變暖進程，將加速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目標。

與時俱進，開放包容，完善金磚機制建設。金磚國家合作機制不是封閉的俱樂部，也不是排他的「小圈子」。在中國倡議下，五國同意在更多層級、更廣領域、更大範圍開展「金磚+」合作，積極推進金磚擴員進程。今年金磚會晤期間，中國以「金磚+」方式舉辦了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邀請了來自巴西、柬埔寨、塞內加爾等13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領導人共同參與，同金磚國家一道共商發展大計，為進一步深化發展中國家合作注入強勁政治動力。金磚擴員，讓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加入金磚大家庭，將為金磚合作帶來新活力，在更大範圍內凝聚共識並形成合力，為應對全球挑戰提供「金磚方案」，為穩定世界秩序注入更多「金磚力量」。

隨着金磚合作進一步提質升級，香港拓展對外合作將迎來新機遇，應充分發揮作為「超級聯絡人」的窗口和平台作用，用好在金融、航運、商務、會計、城市管理等高端服務業的專業優勢，為金磚合作實現開放、包容、綠色、普惠、可持續的高品質發展提供強有力支撐，為金磚合作未來發展增添一抹「香港亮色」！

美國無奈「自殘」抗通脹

學研社成員 吳桐山

學研 集

今年以來，通脹成為美國經濟的核心辭彙。聯儲局後知後覺，鮑威爾令聯儲局失去信譽，他近日出席參議院聽證會，首次承認美國面對經濟衰退風險。但更為重要的是，鮑威爾暴露了聯儲局沒有能力控制通脹，最終只能靠「自殘」打擊經濟來重拾平衡。

美國經濟當前最大的敵人是通脹。議員對鮑威爾提出三連問：加息可以降低油價嗎？加息可以降低食品加價嗎？加息如何壓抑需求？對於前兩個問題，鮑威爾的回答是誠實的，加息根本無法改變油價的供需，也影響不了食品價格。聯儲局繼續打起壓抑通脹的大旗，保持長期通脹2%的目標不變，說白了只是為拜登政府充當「背鍋俠」。

至於加息如何壓抑需求，鮑威爾提到加息可以壓抑

資產價格。言下之意，到時候股市、債市下跌了，大家覺得資產縮水了，自然就會少花點錢。如此說來，鮑威爾是樂見股市債市下跌，無異於「自殘」控通脹。

美國控通脹的無奈，深層次的問題還是美國經濟結構的失衡。美國在上世紀發展成為全球霸主之後，逐漸放棄了製造業、石油開採等，集中發展金融和服務業，服務業佔到美國GDP的比重高達八成以上。美國有美霸權，有美元霸權，可以靠印錢來保持自己的購買力。

但遇到現在由於供應鏈、物流引起的通脹，美國可以怎麼辦呢？石油價格、食品價格都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特朗普時代提出要製造業回流美國，無可否認是有些美國人看到這個問題所在。當然，特朗普想

做，但能否做到又是另一回事。簡而言之，美國由於喪失了供應鏈控制權，就只能通過打擊需求的方式來壓抑通脹，就必然犧牲經濟。

相比美國，中國的通脹緩和得多，甚至在放水而不是收水。中國的石油雖然也依賴進口，但相對而言中國還有煤炭作為可控的主力能源。同時中國擁有全球最完備的工業產業鏈，可以通過提升效率、金融業讓利製造業等方式來平衡經濟、平抑物價。從這些角度可言，中國內部控制通脹的手段比美國多。

香港實行聯繫匯率，不得不跟隨美國加息，供樓一族負擔自然重了一點。但好處是背靠祖國，在食品和日用品輸入上能夠享受內地較低通脹的好處。相信香港經濟要到明年才能走出美國這輪加息循環，並隨着疫情防控措施的放鬆而重拾榮景。